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有一定程度的自闭症，他们都有表达的困难，他们很怕人际间的直接交往。

他们不能靠别人太近，那不是因为他们冷漠，而是因为他们都更喜欢来自艺术、音乐、书籍的心灵关照。

他们是我的读者 (art lovers)，他们的爱是寻找自己情感的旅途。

——棉棉

棉棉
◎ 著

一朵幽雅的花 年轻人佩戴的 虚荣是

当镜子里的身影消失的时候
就有了自由
在心跳最剧烈的时候，
或是黑夜

[赠送光盘·非卖品]

01. 仲夏夜之梦
Summer Love Theme
音乐：Dead J & Jia jia

02. 初血
First Blood for Mian
Mian(Kika)
音乐：AABZU (Lukasz Szalankiewicz & Maciej Szymczuk)
朗读：棉棉

 **SDL盛大文学**
华文天下·弘文载道

上架建议 流行文化

ISBN 978-7-5039-4418-5



9 787503 944185 >

定价：28.00元

虚荣是
年轻人佩戴的
一朵幽雅的花

棉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棉棉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39-4418-5

I. ①虚… II. ①棉…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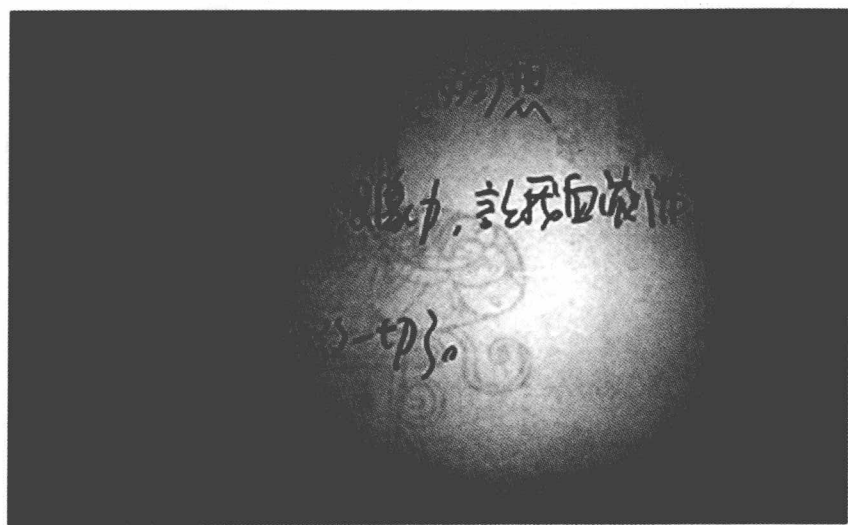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7201号

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

作 者	棉 棉
责任编辑	周进生
封面设计	引文馆·垠 子
版式设计	引文馆·李 玲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70×1270毫米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418-5
定 价	28.00元



Before



脸

我发誓那是一张天使般的脸。

他眼中赤裸的天真令我迷惑。

他长着一张常年被雨淋的脸，从此我再也无法把目光从那一刻的那张脸上移开，我甚至认为我之所以活到今天，是因为我相信那张脸，就是相信那张脸。

赛宁

当时外面下着极大的雨，我发现他时他的眼中有泪。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回答我。

我觉得他可能快要死了。

可我很快在他身边坐下，从此，他就是我唯一的爱人。

我的期待模糊而诗意，我的幻想潜藏着黑暗。

在他那缺乏连贯性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弹吉他，他不想做别的事，他想找一个或者很多个有舞台的酒吧演出。

我一脸崇拜地问他中国哪里有那种地方？

他说他还不知道，但他一定会找到。

4

Mianmian

这话给我带来力量，有舞台的酒吧象征着自由之路。

他说我喜欢那种来自破碎家庭的、拼命吃巧克力的、迷恋雨天的女孩，我一直在等那样的女孩。

我说天啊！拼命吃巧克力的、迷恋雨天的女孩，那就是我啊！

艾伦，不要吸毒

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了。我曾随赛宁走过一个又一个乱哄哄的演出场地。我们都是对方最忠实的歌迷，他还是我的吉他手。简单的设备、各种各样的观众，赛宁喜欢看我一头长发迷你裙站在舞台上，演出时我喜欢随着自己柔软的嗓音注视着我那双前后晃动的腿，头发的两边总是长长地飘在胸前并且遮住我的面颊，我以为那样可以突出我五官的立体感，我更是愚蠢地认为那样可以显示出我的神秘感来。

那时我去演出更多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在有观众的气氛中自我欣赏一番的机会。赛宁有个嗜好，他喜欢送我各种各样的小丝巾，而我头大，天生不适合戴丝巾，但赛宁仍是不间断地送，他说配件是最重要的。每次演出前我都会挑选出一条丝巾缠在话筒架上。我自己不会写歌，我总是翻唱The Doors的歌，它们带着启示和安慰的力量照亮我模糊的祈祷。我那对于The

Doors的古怪激情，赛宁是最欣赏和最支持的一个。

最后，赛宁突然安静下来，他在舞台上坐下，他拿起了那把紫红色的箱琴，他最后的一首歌让我一阵阵发冷，我冷得哭不出来，这寒冷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袭击了我。

艾伦，不要吸毒，不要吸毒，我带着钥匙。

赛宁的木吉他清晰而本质，带着海洛因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整个世界发冷。他把我抄在他小黑板上的那段谱谱成了一首歌。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不要吸毒，结婚吧，结婚吧，结婚吧，不要吸毒，不要吸毒。

拥抱

我感觉到黑色的眼睛在被风吹乱的头发的缝隙里刺过我的后脑勺，那是他的呼吸，病态而执著的。我转过头的时候，他的最后一步脚跟像灰一样地落在了我的眼前。他穿着一条曳地男装皮裙，像一把黑夜的扇子。

我把他介绍给大家，我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奇异果。







Mian

10

Mianmian

我们拥抱。我和奇异果随时随地都会拥抱。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躲起来了，所有的欢娱都不新鲜，我们各坐在黑暗里没有声音。从他第一次的出现到他每一次的出现，都让我想和他拥抱。仿佛他可以看见我的所有，仿佛我可以看到他美丽的飞翔。好像只要我们抱在一起，就算失去了全世界，我们起码还彼此拥有对方。

DD' S

这个周末，我和奇异果参加了一个以gay为主的月饼party。现在不是中秋节，我不知道主人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月饼。

黑胶旧唱片放出旧上海的吱哑软语，暗示着摩登绝望的旧上海一去不回。奇异果以一种端庄而柔美的姿态轻握着我的腰带着我满场飞旋，我们根本不会跳这种舞，我们在乱跳。

我愿意把奇异果的双肩和头颅看成是我的三盏明灯，这种感觉让我幸福。他总是可以令我寒风一阵香，他说美只有爱才明白。

从party出来，我们去了刚开张不久的DD' S。

DD' S在幸福路上，是上海第一个放黑胶唱片的跳舞俱乐部。

DD' S是那种西方男人和上海女孩调情的地方。

每次去DD'S，我都只是坐在最高的地方看，看老外男人和上海女孩，这里还有很多年轻漂亮的日本留学生。所有的人挤在一起跳舞，这里的音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underground一点的舞曲，它们更能够打开我的身体。记得DJ纽扣说过，其实中国人从胎教开始就underground，可是现在大家都以为自己是白领了！

这里到处都是镜子和红色丝绒，今天奇异果一直陪我坐在那里看，人太多，空气太糟糕，奇异果一直在为我扇扇子。

回家的时候奇异果说今天去你家吧！

我们走在马路上，奇异果说这个城市太晕，24小时都有完全不同的人在街上活动。

我说外滩很漂亮，但藏着很多穷苦的人，这让我感觉混乱。

灰姑娘

奇异果平时喜欢看杂志和不停地喝咖啡。他做的每一个造型都是即兴的，刹那间的灵感。他不在乎女人的灵魂，他在女人的身体上创造完美的灵魂完美的生活。我迷恋他工作时的专注眼神。他自己也化淡妆，他永远只为自己化一种妆，他相信自己够美，只需几笔就会完美。而他为我化的妆千变万化，化

12

Mianmian

妆师的颜色把戏，以无孔不入的姿态闯入我的生活，我是他的灰姑娘，他是我的水晶鞋。

他似乎越来越需要我，敏感而又柔情蜜意。我非常喜欢他这样对我，也很担心。我才知道奇异果经常会在一些Disco、同性恋酒吧或者在外地找到漂亮的小男孩回来，他会买东西给他们。

我像是跳进了大海，时刻感觉危险。我又开始到超市买酒喝，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我突然就不想控制了。

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奇异果对男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女人的兴趣。没办法，我不可能去和那些有着结实的小屁股的漂亮男孩争什么。同性恋的世界，我无权描述。我对自己说你完了你的问题就是你是个女人。

不受控制的酒精和巧克力使我的血糖立刻不稳，我的扁桃腺和眼睛开始出现炎症，我的哮喘病又一次卷土重来。这种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听话就立刻给你颜色看。我知道某种恶性循环又开始了。

我曾是糟糕的“问题女孩”，我有问题是因为我无知而又炽热，我因此燃烧并且展现了我的热量，在最滥的日子里我曾经对自己说滥吧滥吧滥到头了就会好。



14

Mianmian

我会在刷牙时突然想立刻死去，我会拼命想找回过去所有的朋友，我经常精心策划着如何死去，可最后总是对自己说“想死”只是一种欲求，就像感冒一样简单，它会来也会走。

奇异果的卧室

黄昏，奇异果的卧室，冷色调，他的镜子，是有四个轮子的、椭圆型的那种。我们裸露着上半身，他的左手搂着我的肩，我们的身体靠在一起正对着镜子。落日 and 上升的月亮给我们带来灰色的光线，我们裸露着上半身一起坐在镜子前。

我们都有一样大大的头，一样的中分长发，直直的、亮亮的，不多不少的。一样瘦长的脸庞。一样潮湿的大眼睛，一样的尖刻眼神，一样的血糖不稳，一样干燥的嘴唇。一样的肤色，一样的瘦高，一样突出的锁骨，一样的黑色头发。

我们在镜子里摆着我们的身体，脖子紧张，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表情。直到夜色来临，直到再也无法准确扑捉镜子里看自己的眼神。

2000年10月11日

今天是Julian自己的party，茂名路出事以前每个星期二他都

16

Mianmian

有自己的party。有密码，每个参加的人都得报密码。今天J打电话来说好久没有开星期二party了，你们来玩吧！接着他说他找到了新的开party的地方，是龙华机场的停机房。

Julian最近每天都会在外面走，边走边找可以继续开party的地方。昨天我把他介绍给Buff的J。Buff现在已经完全法克特阿婆，有摇头族用的小房间，有为摇头族设计的凳子和桌子，八十年代办公室的那种，我指着凳子说：他们带着梦来到上海，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改做摇头吧。现在这凳子就是他们的梦。

接下来Buff也不做摇头吧了，他们出租场地给人开party。他们有舞厅牌照，所以开跳舞party没问题。不过也得两点关门。

Julian说他的房东今天下午问他：飞机场要吗？

如果真的能在飞机场做party那就牛了，谁知道呢？在party的音乐响起之前，你怎么都不会知道。

DD'S没有了，Groove没有了，YY'S没有了，茂名路没有了，摇头吧JBL没有了，卖假名牌的华亭路也没有了。现在只有Mazzo。上海从party战争迅速上升到更严肃的战争了——大家都在找地方重新组俱乐部。这几年大家都在继续DD'S当年做过的事。上一副牌里DD'S是唯一的英雄，它高潮的时间维持得最